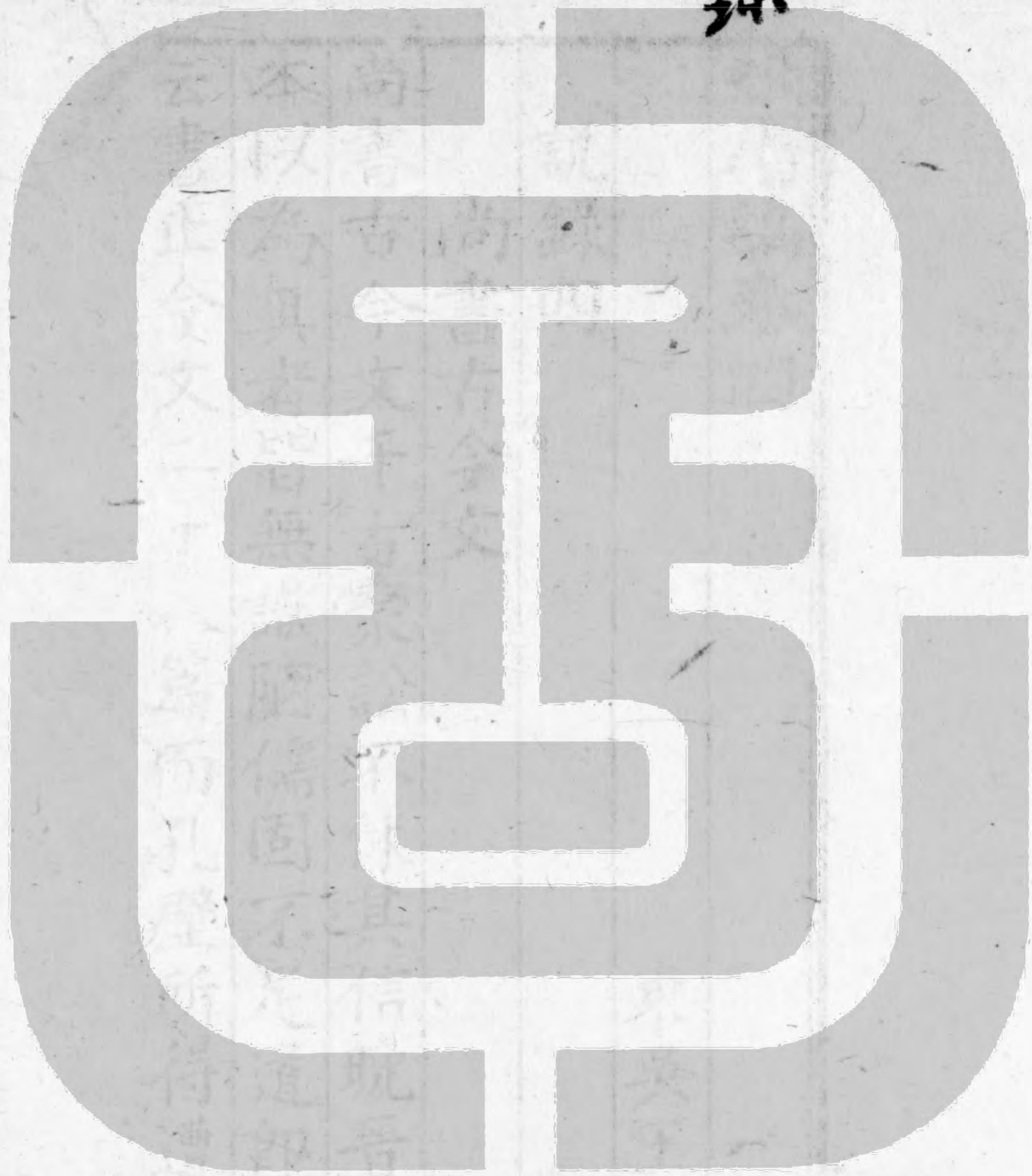


二

說錄



卷四至六



蛾術編卷四

東吳王鳴盛說

說錄四

尚書古今文

尚書古今文千古聚訟不休其信晚晉梅賾所獻之本以為真者皆無識陋儒固不足道即有疑之者直云書止今文二十八篇而孔壁所得遭巫蠱之難遂以失傳梅本乃後人假託如此而已此等議論鹵莽滅裂于真偽之辨全不能得其要領而妄肆排擊喧喧嘒嘒何足服人孔壁真古文雖平帝暫立旋罷然藏在秘府劉向歆父子校書而親見之班氏載之藝



文志至東漢其學更盛杜林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大儒皆遞相傳授不絕其中增多者篇數則十六篇內九共分出八篇故亦稱二十四篇而非今之二十五篇也其篇目則有汨作九共諸篇而無仲虺太甲說命諸篇卽篇名之同者如舜典亦自別有一篇而非今之分慎徽以下充之者也其與今文同有者則伏生二十八篇連民間所得太誓為二十九篇又于其中分出盤庚二太誓二康王之誥一為三十四篇而非今之分為三十三篇者也其篇總共五十八乃是二十四與三十四合為五十八而非今之二十三與二十五合為五十八者也其卷數則四十六卷

述鄭參校錄本

乃是於三十四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於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加序一卷為四十六而非今之引序各冠篇首除序尚四十六者也彼既為真則此自為偽此段大闕目自唐貞觀以後下訖有明無一人識破直至近時太原閻先生若據吳郡惠先生棟始著其說實足解千古疑團予小子得而述之既作後案遂取注疏釋文及史記漢書等臚列於卷首而辨之學者從是攷焉可以霍然心開矣

孔壁真書兩漢雖班班具在而不立博士馬鄭諸儒



但注古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而增多二十四篇未  
及為注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衛宏是以延至  
賈逵亦未為增多篇作傳註也魏晉之際而其學又微皇甫謐名重晉初見此學之  
將絕也遂別為改作且代安國為傳即今本也其意  
以有安國傳則馬鄭必為所壓伏耳未幾而永嘉喪  
亂真古文果陸氏釋文東晉元帝時梅賾遂獻謚本  
遽得立學矣然鄭氏所注三十四篇至唐尚存舊唐  
書孔穎達傳云明鄭氏尚書乃其作疏用偽孔本不  
用鄭氏蓋偽本始盛於江左至隋劉焯劉炫尊信作  
疏聲談大張穎達倘依鄭則經且少其半孰信而從  
之不得已從衆用偽本漫指鄭所述古文逸篇乃張

述鄭公校錄本

霸偽書此蓋昧心以徇俗欺意而蔑古也自宋至明  
攻詆鄭學者徧天下故辨孔之偽者猶有之而識鄭  
之真者則無之嗚呼古聖經典孔子手定秦既亾  
其半其幸而復出者兵亂又從而滅之而偽託之書  
反得懸諸日月經之或傳或否其無定若此況子史  
百家乎萬歲千秋寂寞身後吾輩著述惟自適已事  
耳不特當時無鍾期敢必後世有子雲乎

舜典首二十八字

慎徽與上欽哉相連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曰若  
至于帝十二字姚方輿所造梅賾所獻本無至濬哲  
十六字則又是劉炫所造并方輿本亦無之朱竹垞



謂舜典之首本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  
改朔一十五字宜削去姚方輿偽造二十八字而以  
十五字補之且云此十五字乃高堂隆所引攷魏志  
隆本傳無之不知竹垞何據亦不知其何所見而謂  
此十五字應冠舜典之首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  
才文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  
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則此乃  
緯書之文也竹垞誤黃為皇耳其文義不似堯典之  
語必非虞史之文故不可信矣若云建黃則尤謬蓋  
五行雖各有色以成五色而王者所尚則止於三配  
三正而迭更者也寅正者尚黑或以黑為青而云尚

述鄭公校錄本

青丑正者尚白子正者尚赤正朔三而復則三色亦  
三而復未聞有尚黃者舜改堯之丑正為子正則舜  
易白而為赤耳中候言建黃是妄也皇甫謐既無識  
且好怪僻遂云以土承火色尚黃背先民而徇野言  
不亦異乎

唐石經尚書并非梅賾原本惟說文所引為真  
真古文尚書已亾於永嘉東晉梅賾忽獻偽古文尚  
書案說文自序孔子書六經用倉頡古文梅書既稱  
古文又自言出於孔壁則其字似當從古非俗書然  
偽孔安國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  
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蓋科斗西漢已失傳晉人安能假託故初獻即假稱安國改經文為隸書更寫以竹簡而不用古文隋書經籍志有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即此本也穎達作疏蓋用此本此雖非古文但云隸古則亦必稍參以古字後元宗時衛包又改從開元文字此本開成石經用之直傳至今所以文字平易明順所謂開元文字者不但絕異古文恐亦迥非梅書初出面目宋薛季宣忽出書古文訓苟逞臆絕無據依聊以欺聾駭瞽固不足信若說文許慎既自言書偁孔氏皆古文也慎子冲上書安帝云臣父本從賈逵受

迷鄭參校錄本

古學攷之於逵作說文而逵實傳孔壁真古文尚書者慎必不肯欺人且其時王肅東晉皇甫謐一班作偽人未出故說文所引尚書與今本異者的為孔壁真本無疑大凡古書一經後人之手必遭變亂說文幸因小學放廢人皆束之高閣不復從事故未大遭改竄遺經之引見其中者誠至寶也夫子自稱信而好古子張深惡信道不篤不能信必不能好若据唐石經為孔壁本見說文之不合而反疑說文豈非大惑終身不解乎

光被

新安戴吉士震號為精于經乙亥歲予官京師作尚



書後案吉士偶過予為予論堯典光被四表光當作橫予未敢信也吉士沒其文集出內有與予札云昨讀所注今文尚書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詁訓先徵爾雅然後廣搜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震偶舉卷首一光字語未竟而退不可不終其說孔傳光充也陸氏釋文無音穎達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枕頰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枕古黃反孫叔然作光用是言之光之為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于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光字雖不訓靡不解者訓之為充轉致學者疑詁訓之體遠而近之不廢近索遠蔡

述鄭公校錄本

仲默書集傳光顯也比近可通古說必更尋光充之訓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間人手此字據依爾雅密合古文屬辭之法非魏晉間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不敢易之爾後儒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不直訓顯必曲訓充茲類實繇余獨謂病在後儒不徧觀盡識茂視前人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以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頰仰浸失本真爾雅枕字六經不見說文枕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切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古字蓋橫枕通漢書黃道為光道則又古篆法黃灸光炎近似故也六經中用橫不用枕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于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至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人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竝神明言也集傳云被四表格上下非古文屬辭意矣橫轉寫為枕脫誤為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切庶合充霽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于爾雅云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若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云云吉

述鄭參校錄本

士之說誠辨後予檢王莽傳云昔唐堯橫被四表益駭服其說吉士却不知引及檢毛詩周頌噫嘻疏引鄭注知鄭本已作光解為光耀則吉士之說可不用矣故後案內不載然予之說假令吉士尚在聞之仍必不服何則吉士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韓昌黎所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列必謂鄭康成注不如已說精也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一人專一經一經專一師鄭則兼通衆經會合衆師擇善而從不守家法在鄭自宜然蓋其人生於漢季其學博而且精自七十子以下集其大成而裁斷之自漢至唐千餘年中天下所共宗仰予小子則守鄭氏家法者也方



且邊處義疏之末步孔穎達賈公彥後塵此其道與  
吉士固大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吉士果知有鄭注  
而不取則聽客之所為各尊所聞可矣所嫌者吉士  
札反覆千言援引浩博獨鄭光耀之義載在毛詩疏  
者隻字未舉及縱無說以駁鄭乃即硬抹掇一語亦  
無然則吉士於世所稱十三經注疏者檢閱尚未周  
而輕於立解此則未免稍鹵莽三十餘年前予雖與  
吉士往還曾未出鄙著相質吉士從未以札見投突  
見於其集昔樂安李象先自刻集內有詭稱顧寧人  
與之書論地理象先答以書辨顧說為非寧人呼為  
謫觚今吉士札謫與否不足辨獨鄙見謂鄭注載毛

述鄭公校錄本

詩疏者竟未檢照而遽欲改經字叔新說為稍鹵莽  
此則吉士在地下亦當首肯至於段玉裁重刻戴集  
仍存此文段已檢得詩疏鄭注而此篇中竝未代為  
增入不作偽尚可取段為戴弟子或信戴不信鄭則  
亦聽客之所為

戴於漢儒所謂家法竟不識為何物豈惟戴震今天  
下無人不說經無一人知家法也即如光被四表見  
於魏公卿上尊號奏載洪适隸釋第十九卷康成卒  
於建安五年魏受禪初距康成沒僅二十年天下尚  
書皆守康成家法作光被若偽孔本之出在東晉元  
帝渡江初相去幾及百年竝非至孔始改光柰何遽



欲改為橫戴於洪适輩視如蟻蠓古之狂也肆若戴氏其狂而幾于妄者乎

### 君帝

諸廷槐曰皇帝哀矜此沿閣本之誤釋文單行本則云君帝君宜作皇字與閣本注疏中所采釋文不同正德嘉靖本亦然開成石經乃作皇帝則衛包改也古本直作君帝哀矜

羣書所引尚書逸文可疑者誤者

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說文卷木部楯字下引虞書同白虎通卷上號篇引尚

述鄭公校錄本

書曰不施予一人又社稷篇社稷所以有樹乎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御覽引之以為尚書逸篇也又卷下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說文卷二下廷部引虞書曰怨匹曰速案左傳桓三年晉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疑即指此逸書又卷三下支部馘棄也从支曷聲周書以為討詩云無我馘分市流切今周書無馘字又卷五上亏部粵亏也審



慎之辭从亏从宀周書曰粵三日丁亥王代切案惟  
召誥有越三日丁巳其餘竝無同者又卷六上木部  
榘木也从木晋聲書曰竹箭如榘子賤切今無攷又  
卷十下心部懣輕易也从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懣  
莫結切逸文無攷後漢書卷二十八下馮衍傳李賢  
注引周書呂刑篇曰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  
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  
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  
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此  
所引本誤說詳後案德枳以下文尤不可知以上各  
條諸書雖皆以為尚書似是逸篇然多可疑者及誤

述鄭魯校錄本

者聊存以俟再攷他書類此當尚多未暇徧搜

### 伏子賤

後漢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  
子賤之字僅見於此湛子孫世為公卿直至曹操弑  
伏后伏氏始絕

### 先鄭後馬

予采鄭康成尚書注及馬融王肅三家為一編以鄭  
為主馬王與鄭不合者駁之鄭嘗從學於馬而先鄭  
後馬者馬為梁冀州奏誣李固品節有乖且後漢趙  
岐傳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鄙之不與  
融相見李賢注引三輔決錄注岐與友書曰馬季長



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撇其門刻本作敝校者改撇賤融如此說文卷十二上作擊

鄭康成所據地理志伏無忌作

予采集羣書中尚書鄭康成注又誤後案以疏解之中一條云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間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却多與續郡國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無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後漢伏湛傳元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

述鄭參校錄本

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景崔寔等誤漢記余靖說似即據此但後漢盧植傳植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竝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補續則是即無忌書二處皆但言漢記不言地理而靖斷然言之靖雖趙宋人不嘒嘒自負著述尚屬誠實恐別有据

汲冢周書

世有所謂汲冢周書者襄二十六年左傳疏云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



汲冢周書十卷晉孔晁注晁俗鼃字後有吳巖李燾  
序又一本後有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一日東徐丁  
黼序前有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黃玠序案鼃晉  
書無傳惟傳元傳武帝下詔曰敢有直言勿有所距  
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恕之近者孔鼃纂  
母鼃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  
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述鄭參校錄本

蛾術編卷五

東吳王鳴盛說

說錄五

詩世次

三百篇編次之第自當以世之先後然據毛鄭召南  
甘棠作於武王之時行露作于文王之時而甘棠在  
前行露在後衛風芄蘭為刺惠公河廣已當戴公文  
公之時則是春秋魯僖公時而其下伯兮又為宣公  
之時即春秋魯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  
事則其世次之顛倒有不可解者當闕疑

六亾詩



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序皆云有其義而亾其辭蓋南陔等名皆取之詩辭詩有其辭則篇有其名故知亾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猶鄉射禮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豳首采蘋采蘩皆曰奏籥章歛豳詩歛豳雅歛豳頌則豳被于籥而曰歛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而或被于管或賦其辭以是知笙詩籥詩皆有其辭也特亾之耳

詩序

古人作詩必無徒作必有感於政事而後作太師采詩亦非徒采必有繫於政事而後采古王者夙夜畏

述鄭公校錄本

威惟恐政有所闕故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賁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此所以有大雅小雅也巡守之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所以有十五國風也孔子懼失其傳特重加整比以授子夏子夏以授毛公為之作序此詩之所以與國史相表裏而采詩之官廢則國史亦廢春秋所以不得不修也宋儒鄭漁仲輩憑一時之臆見取千餘年相傳之書而深詆之夫宋儒之不信古序蓋因詩辭隱躍不露遂疑古序為鑿空撰出耳不知古詩與近體判若秦越近體不成為詩猶真書不成為字今日讀漢魏六朝樂府若無



解題猶不能辨其為何語而何況三百篇執近體以例漢魏六朝樂府已不可而乃欲執以例三百篇此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蓋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此而意在刺彼者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為其人之言寓意者卷耳江有汜采芣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為其人之言者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鷓鴣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載馳有頌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

述鄭公校錄本

全不露者楚茨之類是也有初辭緩而漸近者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叙事後託為其人之言者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故序之於詩為功甚大若讀詩序而必據經傳中確有實事相合者方以為信否則盡以詩無明文疑之然則就其確有實事之詩如碩人清人黃鳥



鷓鴣其詩亦皆隱躍不露未嘗直指為某事儻今日無左傳尚書證之則宋儒必亦將痛訶古序為鑿空撰出矣嗟乎假令本無此人本無此事詩本非為此事作而鑿空撰出雖孔子亦有所不能沉漢儒哉即能為之人亦孰信而孰傳之且夫從序說則詩無一篇無關係者從宋儒說則皆里巷狹邪之歌男女燕媠之作朋友贈答之空言文人閑適之支辭而已詩而如是不必待孔子之刪當日太師奉天子命為采風鉅典而取此等詩貢之天府彼淫奔者儼然挾其閨房調笑惟恐人知之言傳之通邑大都上之國君君儼然取其境內之淫詩而畀之太師太師取淫詩

述鄭公校錄本

獻之天子天子覽淫詩特命播之宮懸而列國公卿大夫宴饗盟會之間歌淫詩以見志如左氏傳所記皆事之必不可信者也

### 四家詩

詩有四家魯齊韓三家皆立學而毛詩晚出最微自莒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中興後始盛亦未立學范書儒林傳序多自相矛盾處如前云光武立五經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數之共得十五與上十四不合當有衍文後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立學官則知所衍者蓋毛字也叅



以百官志博士十四人詩三魯齊韓氏而已應劭漢官儀並同益知為衍文無疑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安國未聞受毛詩此疑為魯詩之譌不然孔僖以上或有別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遂連類及之

三國魏志文帝紀黃初四年鵜鵠鳥集靈芝池詔曰此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此毛詩說也而已見魏初詔則知後漢雖未立毛詩而好古之儒習之者亦衆

詩序斷非衛宏所作

後漢儒林傳言衛宏作毛詩序漢人解經名稱甚繁

述鄭公校錄本

安知宏序非章句訓釋之書而鄭樵輩據此遂以為宏序即闕睢后妃之德也云云者是愚謂序若係宏所作康成焉肯作箋宏于康成雖云先進然宏為光武議郎究係同代之人輩行相望相去不為甚遠宏若附益小序康成亦必能辨若云明知而姑徇之康成一代大儒名且出宏之上即或推重而援引其言亦可矣何至尊之與經相配而退處于傳注之列鄭于毛公尚多別異未嘗專從宏之去毛地望卑矣時代近矣何反推以配經乎毛公既以序分置篇首但性好簡略但作詩傳而不為序作傳至康成遂為作箋康成既為序作箋則序必非衛宏作明矣此不足



辨

後漢儒林傳下首段先舉前書魯詩齊詩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此下先列魯齊韓三家諸儒傳末一條乃列傳毛詩者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廼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又云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李賢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第六文籍攷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康成是郡人故以為敬何氏焯義門讀書記載所評後漢

述鄭魯校錄本

書於此評云此云謝曼卿為其訓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又云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于衛宏而不悟毛傳之出于馬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注引博物志云云按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愚謂說經何事可鹵莽乎魯齊韓皆俗學毛詩出於子夏最為有本此古學也惟好古者傳之微不得立迨後三家竝亾祿利之路反不行而毛獨存誠斯文之厚幸若謝曼卿訓衛宏序馬融傳皆已不傳後人無由知其書為何語趙宋妄徒突指序為出衛宏攷王伯厚應麟漢藝文志攷證朱竹垞彝



尊曝書亭集論魯詩韓詩皆有序散見羣書所引用與毛詩序不同此說精絕竹垞又謂論者謂序作於衛宏不知毛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魯韓皆有序毛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侯宏序以為序乎竹垞此論更明快絕論竹垞亦好古故能信古如此然謂宏作序此妄說流傳已久吾何敢望何氏不信所可駭者何又特叙親說直言毛詩之出絕無所謂序亦竝無所謂傳也序則宏作傳則融作耳試思毛詩疏孔穎達據劉焯劉炫譔成者今家置一編疏中述作序作傳人甚分明且鄭箋改毛義甚多疏云鄭改毛鄭不從毛又或引某申毛駁鄭某據鄭

述鄭參校錄本

難毛如此者奚止百數十條今一旦忽舉毛傳移而屬之馬融惡乎可且何氏獨未之思乎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載前漢藝文志此志出劉歆班固手二人安知後有馬融欲作此傳而豫載於此道破不值一笑

鄭康成說經會通眾家不拘一師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詩四篇毛以為刺幽王鄭改為刺厲王其上節南山正月二篇已是刺幽王故鄭以為毛公作詁訓傳之時移其篇第疏引尚書中候剡者配姬以放賢剡即豔妻為証漢書谷永傳永舉方正直言極諫對曰閻妻驕扇師古注以為魯詩即引詩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蓋魯



作閻毛作豔魯作扇毛作煽然則豔與剡閻皆通女  
姓也下文永又竝言抑褻閻之亂則以褻屬幽閻屬  
厲尤明後漢左雄傳載其疏亦云幽厲昏亂褻豔用  
權上竝舉二王下竝舉二后正魯詩說而李賢注乃  
以褻為褻似豔為色美不知此與左傳美而豔之豔  
字不同也鄭康成先通魯詩注禮記時尚未得毛傳  
故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用魯詩說曰此衛夫人  
定姜詩觀其為毛詩作箋既得毛傳後仍參用魯詩  
矣鄭又以番維司徒幽王時鄭桓公友為司徒非番  
歐陽氏詩本義駁之謂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八年始  
以友為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此則疏中代為解

述鄭公校錄本

云番為司徒在豔妻盛時則豔既為后番始為司徒  
鄭語桓公既為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褻似事末  
云竟以為后則桓公初為司徒褻似未為后知桓公  
不得與番相代歐陽氏未察耳宋人輕肆駁難而於  
九經義疏未暇周覽往往如此要之鄭毛詩箋既參  
用魯詩則於他經亦皆會通衆家不拘一師可知各  
守家法而大儒亦各拘守則學散末流後生而敢妄  
效大儒之通則學亂

煽字在說文卷十上火部新附此俗字也魯俗學毛  
乃古學豈有毛反用俗字之理明監板毛板皆作煽  
唐石經毛詩卷十二小雅十月之交同唐人所改



閻氏誤信葉氏漢文無引毛詩序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詩齊魯韓三家皆立學毛詩晚出且微自甚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及中興後始顯史稱孔安國申公弟子則所受魯詩也今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為志寶賢任能皆詩序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大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旻天益稷刊槎其木賡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太誓上中篇澤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毛傳文攷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獨於一經之內分門顯家莫肯他從如劉向

述鄭公校錄本

受穀梁子歆以左氏難向向不能非然猶自持穀梁義歆欲建左氏諸博士不肯對惟恐破之墨守如此故董仲舒治公羊對策云春秋大一統即公羊說也梅福治穀梁上書云春秋宋殺其大夫即穀梁說也關雎之詩謂佩玉晏鳴嘆康王之后者杜欽說也可知其為魯謂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者匡衡說也可知其為齊商頌不謂作於商而謂美宋襄公司馬遷說也可知其為韓魯頌不謂作于史克而謂公子奚斯作揚雄說也亦可知其為韓其各守家法如此今安國舍魯從毛明係魏晉間魯詩衰毛詩方顯故不覺出此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毛詩序惟黃初四



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毛詩至此始行鳴盛案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見允彖傳餘皆確矣但葉夢得之言實承襲鄭漁仲非始夢得而此說其實不然古文苑十三季尤漏刻銘云挈壺失職刺流在詩又左傳襄廿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漢文無引毛詩序直至黃初始行邪但引毛序者皆東漢人若西漢則無之安國書傳之偽固其顯然者耳

述鄭公校錄本

蛾術編卷六

東吳王鳴盛說

說錄六

三禮

唐九經疏禮春秋各分為三漢志皆合為一隋經籍新舊唐經籍藝文及經典釋文於禮皆先周禮次儀禮次禮記漢志却先儀禮即以禮記附入儀禮不分為二周禮則別叙是今人稱三禮漢人則二禮也且漢志竝無儀禮禮記周禮名目自有識者觀之一入目無不了矣或曰此事亦膚淺子乃若沾沾自負者何予曰朱竹垞先生才高學博世人震於其名并



以實學推之然猶誤認經以為記則學者讀書豈可不先從膚淺處入手

### 三百即周禮

禮記卷首疏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禮器則云經禮三百中庸則云禮儀三百春秋說則云禮經三百禮說則云正經三百漢書藝文志則云周官經六篇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 周禮不可疑

閻氏若璩云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

述鄭公校錄本

司樂章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末篇曰竇公即載斯事惜不傳南齊時雍州有大盜發楚王家獲科斗書考工記說者以證考工記非先秦人所作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寶愛大司樂章彼謂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者顧足與深辨歟

禮記疏周官者始皇深惡之孝武時始開獻書之路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為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康成等



各有傳授杜子春緱氏縣人而隋志乃云緱氏愚謂劉氏及杜子春誤以緱氏為人姓歆識古移書博士欲立周官而未得其學至東漢始盛近有一名公據王莽傳發得周禮以明殷鑒兩言凡遇周官之不能通者則一舉而歸之歆所增竄此徒為有識所笑

### 六篇五篇

禮記疏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購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五篇六藝論云六篇其文不同者為冬官之亾也然則在孔壁既出之後而亾之毛公詩傳多引周官秦漢之間周官自在否則毛公

述鄭公校錄本

何由見之明非出自河間獻王矣然董仲舒不見周官毛在董前反得見之此不可解二戴又在董後而云莫得見焉誤矣

### 周禮鄭注

後漢書鄭康成傳載其所注諸經頗詳惟不及周禮必係傳寫脫落說詳見十七史商榷三十五卷史承節碑有之

### 干寶周禮注

禮記曲禮主人延客祭釋文引干寶周禮注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人起居案干寶周禮注似唐初尚在賈疏一字不及又曲禮天子之六工疏引干寶考工記注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云云



冬官補正

周禮闕冬官以攷工記補之宋俞庭椿初論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作復古編擅將他官改入冬官若干條王與之正蔡及元吳澄明何喬新信其說相繼改竄有識者謂昔惟闕冬官今則五官俱闕矣真妄人也予於讀經之暇偶然悟及以五官補冬官誠謬而冬官之散見於他經則有可采以補者如儀禮覲禮至於郊王使人勞候氏從之鄭注小行人入王則逆勞于畿則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郊勞者大行人也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儻之束帛乘馬鄭注以道勞者大行人也使司勞若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司勞若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司勞若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

述鄭公校錄本

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此以上覲禮也但司空正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司空此以上覲禮未行之前司空有致館之事也侯氏禪冕乘墨車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衮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嗇夫蓋司空之屬見于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子介傳而上下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疏伯攢者四人屬司空男攢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賈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下上擦以告天子此諸侯見天子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擦以告天子此諸侯見天子交擦可知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呼之而入命于天子則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並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為上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並大行人鄭注云相擯者按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而擯此文嗇夫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嗇夫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



將受之鄭注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鄭注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位卑者見尊奠擊而不授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延禮曰此以上嗇夫為末擯之事又昭十七年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

迷鄭公校錄本

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杜注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

孔疏嗇夫周禮無文鄭注觀禮司空之屬也此以上嗇夫救日食主幣之

事也又如月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命司空循行

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命野虞毋伐桑柘命工師

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

勞農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命澤人納材葦命虞人

入山行木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命水虞

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又如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

磬于甸人注云甸人掌郊野之官又如昭四年傳申



豐言藏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二十年傳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荏蒲舟  
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如  
此之類九經甚多似皆可采以補冬官姑識此以俟  
或言地官有山澤虞野虞屬山虞澤人水虞即澤  
虞也天官有獻人甸師漁師即獻人甸人即甸師也  
致再

少皞氏有鴟鳩氏當司空又有鶡鳩氏當司事堯典  
司空與共工亦各為一官若周制則惟有司空一官  
司事與共工之職不之設也

儀禮有五名

禮記正義云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

述鄭公校錄本

說春秋說及中庸竝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  
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  
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竝儀禮  
也所以三千者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  
條耳今行于世者惟十七篇案閻氏若璩云禮儀三  
百朱子從漢書臣瓚注指為儀禮良是此即禮器經  
禮三百也漢人稱儀禮為禮經以別於七十子後學  
者所錄之記當周公時號文盛篇凡三百愚謂中庸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孔疏三百周禮三千儀禮閻氏  
以禮經對記為稱是也若三百究宜從孔穎達指周  
禮若指儀禮則下威儀又是儀禮不當以二句皆指



一經言至以三百為儀禮篇數尤臆斷未安

經記之分

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此謂孔壁所得古文禮經也內三十九篇亡又云經七十篇后氏戴氏此即今儀禮七十當作十七也又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七子後學者所記此則記也其下又有曲臺后蒼九篇所說亦儀禮今亡若乃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記是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今禮記是禮記亦不出百三十一篇之內但在西漢不但不立學官并藝文志亦不稱禮記但云記直至馬融與盧植鄭康成始為解詁與周官儀禮通為三禮焉志又云漢興

述鄭參校錄本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則歷叙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慶普其所傳授皆指儀禮而言禮記疏引鄭六藝論以高堂至二戴為五傳弟子是也宋章如愚俊卿者作山堂攷索其第九卷經史門載樂史儀禮五可疑之說明永新劉定之復摭八十科策略為場屋發問張本其說以為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眾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班固七略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間其書始行此真不辨菽麥之言章氏惑其說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偶與儀禮同試思儀禮非高堂生



所傳而高堂所傳復是何書亦妄而可笑矣朱氏尋尊以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皆指為禮古經是不知古文與今文之分而又以記為經也以后蒼曲臺記戴入禮記又以藝文志儒林傳所述五傳弟子皆為禮記是又以經為記也朱氏本非經師倘說經有誤未足深責但其所講者目錄也邨書臚列極博而經記舛殺如此則于目錄之學太疎閻氏若璩曰后蒼之從祀孔子廟庭在嘉靖九年張孚敬枋國大正祀典黜戴聖而進后蒼推孚敬之意以春秋三傳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尚書今文有伏生古文有孔安國毛詩有毛公獨三禮儀禮有高堂

述鄭魯校錄本

生周禮有杜子春而禮記有戴聖今戴聖以臧吏見黜不可不思一人以補之于是見藝文志有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有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戴小戴遂以后蒼者為有功禮記而祀之不知后蒼之明禮亦明高堂生之儀禮耳與禮記絕不相蒙也今世俗概以禮記為曲臺記此語不知何所自來而孚敬亦從而靡甚矣孚敬之不學也宏治初程敏政上疏議孔子廟庭祀典亦謂后蒼有功禮記宜與左氏伏生等一體從祀則孚敬之誤不獨誤讀漢書亦緣敏政有以先之不特此也以鄭夾漈之博奧猶謂漢世諸儒傳授



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此何異說夢乎更進而溯之以后氏曲臺記為即今禮記誤實始徐堅等初學記堅云見禮記正義今禮記正義無斯語堅復誤耳以上皆閻說精確之至

漢書高堂生高堂是姓而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李賢注高堂生名隆按隆魏人賢誤也

### 篇次

儀禮篇次先後劉向別錄及大戴小戴所傳各不同鄭康成從別錄即今本是也鄭所以從別錄者不但以其尊卑吉凶論序不紊蓋向親校秘書目覩孔壁

述鄭參校錄本

古文別錄所載依孔壁之舊故鄭用之至大戴除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外自茲以下篇次則異以士喪為第四既夕五士虞六特牲七少牢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小戴于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為第八喪服九特牲十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士喪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

### 喪服傳

敖氏繼公曰他篇有記者多矣未有有傳者有記復有傳惟喪服耳先儒以傳為子夏作未必然也今且



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則不特釋經文而已亦有釋記文者焉則是作傳者又在作記者之後明矣今攷傳文其發明禮意者固多而其違悖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亦豈必皆知禮者所為乎而歸之子夏過矣夫傳者之於經記固不盡釋之也苟不盡釋之則必間引其文而釋之也夫如是則其始也必自為一編而置于記後蓋不敢與經記相雜也後之儒者見其為經記作傳而別居一處憚於尋求欲從簡便故分散傳文而移之於經記每條之下焉此于義理雖無甚害然使初學者讀之必將以其序為先後反謂作經之

述鄭參校錄本

後即有傳作傳之後方有記作記之後又有傳先後紊亂轉生迷惑則亦未為得也但其從來既久某亦未敢妄有釐正姑識於此閻氏若璩曰子夏喪服傳初必另為卷帙不挿入經何者傳固自有體也毛公學自謂出于子夏傳與經別公羊高穀梁赤親受經子夏作傳皆無經文且人以喪服傳為子夏所作者特以語勢相連與公羊體類因弟子而決先師其淵源如此何獨至喪服傳子夏輒自亂其例乎必不爾矣據公羊因弟子決先師見喪服標題下賈公彥疏

### 儀禮脫文誤文

顧氏炎武九經誤字

此書名下應增攷字但書中補脫者多則雖名以誤字攷亦不



受較原名摘取儀禮中脫文凡數十條予所購得前  
明福建板十三經注疏巡按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  
江以達校刻者每遇桓字則小字雙行刻淵聖御名  
是此書仿照南宋本所刻也然儀禮脫落與顧氏所  
舉同即顧氏所舉尚多未盡嘉定金曰追璞園作儀  
禮正偽有出于顧氏所校之外者已詳文集

### 逸禮

禮記疏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  
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十七  
篇外則逸禮是也尚書本百篇孔壁所得裁五十八  
篇禮古經五十六卷蓋一篇為一  
卷此與尚書同出者藝文志云禮自  
孔子時不具則全經之亡者多矣攷漢志禮古經

述鄭參校錄本

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

篇劉敞云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五十六卷除十

七正多三十九其說是也戴震云學即校字謂以古  
經校高堂生所傳得多三

必改為與此孔安國得于壁中而河間獻王亦得而

獻之哀帝時劉歆欲以立于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

遂不得立平帝時立之旋廢鄭康成本習小戴禮謂

戴所傳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今鄭

注有所謂古文作某即安國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

乃從小戴本也其逸禮三十九篇則藏在秘府絕無

師說惟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如天子巡守禮云制

幣丈八尺純四珣中雷禮云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



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貢禮云純四駟制丈八尺禘於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弓韉禮之謀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又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西設主于竈陞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

述鄭公校錄本

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母宿于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軼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



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又云季冬命國釀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乃命國釀酒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告喪皆尚左手又云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為篇名者八皆見康成三禮注者王伯厚謂如斷圭碎璧猶可寶者是也元吳艸廬補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一奔

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其自述云逸禮中雷六禘于太廟七王居明堂八

述鄭參校錄本

三十九篇唐初猶傳天寶之亂遂燬於兵草廬說不知何所自來獨朱子文集及語類有唐初其書尚在一語與他語互異因徧攷隋經籍志新舊兩唐志俱無禮古經五十六篇或逸禮三十九篇之目僅存者今儀禮十七篇而已賈公彥疏周禮儀禮於鄭注所引逸禮處不能辨出何書孔穎達疏月令能知所引為中雷禮文矣然亦不言其存則可證唐初無現傳之事也陸氏釋文引王度記惠定宇云是是逸禮又引黃穎說不知何許人

閻氏若璩云牛宏列傳宏有明堂議云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其書皆亡莫得而正王居明堂禮正逸禮三十九篇



之一康成引入禮注者蔡又前於康成故亦引入明堂月令論宏云書亡是隋已不傳故隋經籍志無其目也朱子謂五十六篇禮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由今攷之逸禮原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壁古文尚書亡於永嘉則逸禮亦亡于永嘉歟要之逸書逸禮之亡皆為康成不注之故然則毛詩周官及十七篇之得存皆康成有注之力功莫大焉二千年来一人而已其生平兼通衆經著述餘富網條之所包絡者實多是以日不暇給不可反以其不注逸書逸禮為康成恨也

禮記誤人姓名

述鄭參校錄本

漢志以記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本疏亦云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誤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乃隋志則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此譌也閻若璩謂漢志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蓋七十子既喪源遠而未益分其時之學者各誤所聞故多雜隋志誤會乃增及字遂畫為二種人試觀漢志於王史氏二十一篇下亦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謂王氏史氏六國時人則七十子後學者六字豈有仲尼弟子在內哉閻說是也其誤人姓名見於本疏猶



有可攷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誤  
又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  
博士所錄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至若檀弓疏云  
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  
篇載仲梁子故也案篇中有仲梁子曰鄭但云魯人  
疏亦但引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  
知仲梁子魯人不知何由知仲梁子為六國時人殆  
以意說也又三年問一篇全是荀子禮論篇文疑是  
荀子所作編記者取而入之今大戴禮記取荀子尚  
多則荀子之書多有編于記中者可見其樂記劉瓛  
以為亦公孫尼子所作朱子謂非聖人之書戰國賢

述鄭參校錄本

士為之蓋因人生而靜四句係文子引老子語決之  
獨胡致堂謂是子貢作閻若璩辨之云此書載魏文  
侯子夏問荅文侯受子夏經藝為二十五年事見魏  
世家是年子夏已一百有八歲可為高壽子貢若存  
當又一百二十一歲理之所無儒者之不核實如是  
閻辨亦佳又謂大學一篇朱子分為經傳而謂經乃  
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已屬無據又謂傳文成於曾氏  
門人之手則更未敢以為然也朱子意不過見中有  
曾子曰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不知禮記四十九篇  
稱曾子者一百一為曾申餘俱曾參可見曾子為記  
禮者之通稱孟子七篇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為



通稱此辨亦是

孔氏畏秦法峻急藏其書自是當焚書阮儒後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焚書阮儒係三十四十五年藏書在此時是秦末漢未興所藏已有禮記則謂王制漢文帝博士作者非但記百三十一篇中之樂記內有竇公據漢藝文志漢文帝得竇公魏文侯時樂人也師古注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豈壁中書所言竇公是六國時尚未入漢乎抑樂記為劉向校書時續得編入者多而壁中樂記未必有此乎

壁中書有禮記兼經與記言之又有左傳

閻若璩曰孔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孝經尚書禮

述鄭參校錄本

經四部無禮記漢志魯共王壞孔子宅一段以禮記亦為孔壁所得竊疑禮記記字為衍文或經字之謬愚謂閻氏說微誤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壁中書羣書所載多少互有不同漢藝文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許慎說文自序則於四者之外又多春秋而稱春秋左氏慎但稱春秋疑春秋即左氏家語後序則又言所得惟尚書孝經論語餘皆不言其多少不同如此似未可定然要之可參攷而定也何也閻氏疑漢志記為衍又欲直改記為經未免專輒觀說文與漢志同作禮記則記字非謬家語以為孔騰藏壁中



尹敏傳以為孔鮒所藏而藏之皆在秦時則何不可有禮記若然漢志果謂壞宅所得壁中書但有禮記無儀禮乎非也禮記疏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十七篇外則逸禮是康成此條煌煌具在有何可疑且漢志云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蘇林云淹中里名而及孔氏三字即實指壞宅得之壁中足見壁中書有禮古經五十六卷以一篇為一卷于今現存十七篇外多三十九篇此決然可信者惟是稱為儀禮又稱周官為周禮小戴所刪四十九篇為禮記而竝稱三禮皆起漢末西漢絕無西漢有二禮

述鄭公校錄本

無三禮故藝文志禮經與記合為一條不分晰此下方提行載周官別為一列然則壞宅得禮記者禮與記也合經記言之也劉歆云逸禮有三十九篇不言五十六者言三十九則十七在其中舉此見彼也而記亦在其中可知此為定論若夫漢志偶遺左傳不數而劉歆許慎數之亦確可信知者慎自序又云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古文漢時存者尚多不全倚壁中所得然慎竝提孔左言之者實為壁中所得有左傳故也由此觀之壁中所得之數以劉歆許慎所說為正至于家語王肅私定借此作掇擊鄭氏張本何足為憑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沉肅之為鬼為蜮者哉

偽孔安國尚書序云壞宅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陸德明說文云傳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愚謂以為春秋與劉歆及說文序合是也以為十翼及孔疏言傳字即指論語孝經與劉歆許慎不合皆非

劉向載戴記歆不載戴記戴非刪向所校

成帝河平三年命劉向校中秘書向別錄載戴記至哀帝時復使向子歆率父業歆奏七略不載戴記班固因七略以為藝文志故但於禮一門內總載記百三十一篇而無二戴篇數蓋戴記四十九約計之較

述鄭公校錄本

原書幾幾乎僅存三之一歆嫌其所刪太多故七略仍載百三十一不載四十九儒林傳云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論石渠在宣帝甘露中大戴刪定禮記則在宣成之間皆在向校書之先後人因隋書經籍志先言劉向攷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為二戴因劉向校定者而刪其煩重非也

### 別錄

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攷之於劉向別錄屬制度者六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是也屬通論者十六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是



也屬明堂陰陽者二月令明堂位是也屬喪服者十一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屬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屬子法者一內則是也屬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屬樂者一樂記是也屬吉事者也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是也孔疏于樂記下謂劉向別錄載禮記四十九篇樂記在第十九據此知小戴所刪原有樂記竝非馬融增入可見且今本樂記現居第十九則知劉向所載即今之次第可見但別錄既載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而又分為制度通論等名目以類相從蓋記百三十一與小

述鄭公校錄本

戴四十九兩載之也樂記一篇本十一篇小戴合為一篇劉向校書共得二十三篇別錄于禮記外更列樂記故孔疏又云劉向為別錄時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孔疏于喪服四制下又云按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然則別錄列禮記四十九篇之目者固有喪服四制而其諸篇之文各以類從者闕此一篇也若鄭目錄則仍列喪服四制耳

### 樂記分篇

漢志樂記二十三篇入樂類與禮類中所載之記百三十一篇雖各為一目然小戴就百三十一篇而刪



之為四十九篇內有樂記則知百三十一篇內即有樂記二十三篇矣今之樂記本十一篇合為一篇殆即出於小戴據皇侃所分自首至王道備矣為樂本自樂者為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為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為樂禮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為樂施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為樂言自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贈諸侯也為樂象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為樂情自魏文侯問于子夏曰至彼亦有合之也為魏文侯自賓牟賈侍坐于孔子至不亦宜乎為賓牟賈自君子曰禮樂

述鄭公校錄本

不可斯須去身至可謂盛矣為樂化自子贛見師乙而問焉至末為師乙凡十一篇至于二十三篇之如何分篇法及其中於今為一篇原為十一篇之外尚多十二篇者雖不知作何語今孔疏中猶備載其篇名學者檢之自得

或問予子前言劉歆嫌戴刪記太多故七略不載其篇數觀今之樂記只一篇而其始本分十一篇合為一篇者出小戴手然則所謂百三十一篇者或即仍是今之四十九篇分析其篇數則百三十一合其篇數即四十九而子之言未必確乎予曰羣書皆言二戴刪記存若干篇如子言則是二戴但合之非刪之



羣書皆不可信矣且孔疏明言劉向別錄載戴記四十九又言別錄所載禮記無喪服四制無喪服四制者百三十一篇也則百三十一與四十九不但篇數不同其文亦異可知何得言二者是一但因分析不分析而其數不同乎孔疏所載十二篇之篇名具在無一篇為今四十九篇中所有

小戴非刪大戴而三篇亦非馬融所增

疏引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乃隋書經籍志則云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於融

述鄭公校錄本

又為之注此說不知何所本攷後漢書橋元傳七世

祖仁從同郡戴德學

當作戴德

著禮記章句四十九

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仁即班固所云小

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又疏于樂記下云按別錄

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橋仁當成帝時親

受業於小戴其篇已四十九劉向當成帝時校秘書

著別錄所載小戴禮記亦已四十九篇三篇非馬融

所增入明矣据六藝論則二戴各就七十子後學者

所記之一百三十一篇而刪之以為八十五四十九

亦非小戴刪大戴之書甚明隋志說謬甚惟是大戴

篇目起三十九終八十一而其中又缺四篇則其缺



者或即聖之所已載蓋當馬融盧植鄭康成諸大儒  
竝注小戴其書盛行後人見大戴絕無傳注而其中  
有與小戴複出者不須兩載遂從而刪去之存其元  
第故起三十九篇耳

檀弓刻誤

檀弓上篇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  
處言語飲食衎爾是一節下文賓客至云云當別為  
一節今刻誤合為一又以子夏節疏誤在賓客至一  
段之下當改正明福建板常熟毛氏板竝同

唐月令

唐元宗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

述鄭公校錄本

置第一宋景祐二年始復舊月令而唐月令別行唐  
開成中石經及徐堅初學記所引皆唐月令也於昏  
旦中星悉改從唐時節氣星象

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今月令不同  
知逸周書月令解已亾別是一篇竝非今月令

中庸說

漢志中庸說二篇與上記百三十一篇各為一條則  
今之中庸乃百三十一篇之一而中庸說二篇蓋中  
庸之解詁也不知何人所作惜其書不傳師古乃云  
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反以中  
庸為說之流師古虛浮無當往往如此



文獻通考一百四卷引中庸武王末受命一節全用朱子注不用注疏餘引三禮皆用注疏據王壽衍序馬為宋末元初人元一統後尚存可見朱子所定四書及易本義詩集傳當元初已駁駁遵用而廢注疏

衣錦二句非鄘風

歐陽修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此言不知何據豈其以文法相似而想當然云爾邪文之著也當作中庸釋詩之詞朱子但引衛碩人鄭之丰初不及君子偕老之說

大學古本

迷鄭參校錄本

王陽明荅羅整菴少宰書云來教謂其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乎陽明議論予固不敢附



和而此段頗可節取蓋古本之當從有識者皆知之  
即近日李安溪立意欲規摹朱子獨于此案亦不以  
朱為然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

此謂知本二句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本在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之下朱子以己意移而置之大畏民志此謂知  
本之下而目為衍文無乃寃甚自補格物傳結二句  
云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于是又有吳氏程者述  
饒氏之說謂此謂知本知本即物格之誤而東陽許  
氏述饒氏說尤詳謂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  
木亦是格字偏傍遂以此二句不為衍文而古經真

述鄭堂校錄本

若自有所謂格物傳者此二句乃其結語而有誤字  
耳此等不識字不通文義而率意肆談無知妄作殆  
所謂自有肺腸者與

大戴禮記

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序戴德  
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今始于  
三十九篇終于八十一篇其前不見者三十八篇其  
後不見者四篇當因已見于小戴禮記毋庸復出故  
後人從而去之其中間又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六十一凡四篇疑亦以此遭刪非元缺也其分為十  
三卷則後人所分非元第也篇首題漢九江太守戴



德謨按儒林傳德事孝宣為信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晁公武云是後人誤題隋志云漢信都王太傅戴德謨風俗通義引之稱太傅禮

卷一王言與家語王言解略同哀公問五義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及荀子哀公篇前半篇同哀公問于孔子與小戴禮記哀公問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則家語問禮篇有之自孔子侍坐以下則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與荀子論篇同卷二禮察自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與小戴禮記經解同其後取舍之說皆與賈誼疏同夏小正小戴禮記

述鄭參校錄本

云吾得夏時焉鄭康成注其存者有小正即此此篇與小戴之月令逸周書之時訓解相為表裏而文更古雅其中有經有傳猶儀禮之喪服篇也正月緹縞之下有云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此二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置篇題之下其意以正字句斷若以解書名小正之義其實此乃出爾雅疏蓋何以謂之句應斷言小正書法以緹著而先見故名緹縞也作爾雅疏者既引緹縞一節經傳而又釋之如此校大戴者誤竄入之卷三保傅與賈誼疏及新書同自立事至天圓共十篇分為卷四卷五二卷篇題竝冠以曾子漢藝文志曾子有十八篇今其全者已亾而隋



唐志俱有曾子二卷殆十八篇中之僅存者此十篇而分二卷當即是也隋唐志所載恐是從大戴中抽出別行耳其中曾子大孝與小戴禮記祭義同卷六武王踐阼鄭康成注學記引之孔穎達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為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亾端書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穎達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康成稱引竄改也衛將軍文子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卷七五帝德與家語略同帝繫一篇世本有之今世本已亾而此幸存勸學自章首至豈有不聞哉即

述鄭公校錄本

荀子勸學篇末段則荀子宥坐篇有之卷八子張問入官與家語略同盛德自民之為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自德法者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又古本自聖王之盛德至揖朝出其南門皆為盛德篇蓋前則論盛德之義後則論明堂之制實一篇宋人妄分明堂者古有之也以別為明堂篇攷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為戴記禮說盛德記魏書李謚傳隋書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其他注疏亦屢引之梁劉昭注續漢志及唐杜佑通典亦引之皆如此蓋唐以前無所謂明堂篇者朱子引明堂不引盛德知宋時之本已



為妄人所亂非唐以前之舊矣惟其于盛德第六十  
六之下添出明堂第六十七于是其下卷九之千乘  
為六十八四代為六十九虞載德為七十誥志為七  
十一卷十之文王官人為七十二于是諸侯遷廟為  
七十三而諸侯釁廟亦為七十三故宋韓元吉元鄭  
元祐序皆謂其重出一篇熊朋來吳澄皆云有兩七  
十三若依古本以明堂合于盛德總為六十六則千  
乘以下篇次皆當遞升適合其數何重出之有乎卷  
九之千乘等四篇及卷十一之小辨用兵少間三篇  
王應麟以為即漢志孔子三朝七篇蜀志秦宓傳昔  
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注引劉歆七略曰孔子三

述鄭公校錄本

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裴松之案中經  
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是也  
七篇應相連而中乃隔以卷之十者篇帙殺亂也文  
王官人即逸周書官人解遷廟釁廟儀禮逸經也而  
釁廟又見小戴禮記雜記篇卷十二朝事釋朝聘之  
義猶小戴之冠義等篇乃儀禮之傳也其前半篇及  
末段俱周禮春官典命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之  
職文中間聘禮上公七介至諸侯務馬則與小戴禮  
記聘義同投壺儀禮逸經也亦與小戴禮記投壺同  
此篇有經文有記文卷十三公冠儀禮逸經也與家  
語冠頌篇略同此篇亦有經文有記文禮古經出於







迷鄭公校錄本



廿二

二

後

述鄭公校錄本